

楚寶

楚寶卷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纂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桂較訂

諫諍

鬻拳

鬻拳楚大閽、楚文王十四年冬、巴人伐楚、十五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

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方正學曰鬻拳以兵諫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

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刦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譬懼之咄喝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生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刦其君

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心安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瞽而違道予身可行權而許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父也舜視其父之惡變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辭舜發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禁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爲奴

哉待其亾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
不忍刦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
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
且賢乃忍刦其君而不顧益激於小忠而不知大
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
於後世不可苟也刦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
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
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聖楷曰先儒有言臣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耶不

爲諫鬻拳以兵諫正與漢薛廣德欲自刎以血汙
車輪事同范寧輒誤解臨之以兵懼而從之二語
遂謂拳欲以兵加其君爲悖逆之行豈有是理哉
且拳楚同姓也始而強諫自刖繼而爲關又激其
君轉敗爲功而自殺其情必有萬不得已者不然
何自苦若此故君子深痛其兵諫之非正而又不
得不出干兵諫者其心有足悲焉爾謂之愛君豈
云過乎

葆申

葆申爲楚太葆申其名也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緥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

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

有一物疑翔飄飄鮮白鷹見之便竦翮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一里許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者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聖楷按楚文王立十五年內止伐蔡伐申伐鄭滅鄧滅息其後伐黃歸而卒所謂兼國三十九者皆其後王事

薳饒

薳饒楚大夫初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薳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吾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薳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鄭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璽揩按箋僥、劉向新序作箋蘇、又楚文王作楚嬖王、皆、非、也、春秋僖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杏氏傳曰、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嬖、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鑿、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據此、則新序之誤甚明、

成公賈

成公賈楚大夫也、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
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令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
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
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
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
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
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
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荊、

國、之、旅、相、賀、也。

楚世家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閒、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

從以政、國人大說、

新序曰、楚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隱戲、社稷危、國將亾、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亾、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

所願開已王大悅士慶之開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柄印

聖楷按三書所述讒語互有異同當從呂氏為確呂事秦莊襄王而採集六國時事以為書其必有據若史記以為伍舉尤謬伍舉伍參之子也楚莊王十七年戰于邲用參之謀以敗晉其後七年莊王卒子共王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立十四年卒康王十三年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令尹子木乃召復之又六年靈王弑郟敖伍舉始為大夫於楚

計去莊王戰邲之時已五十八年矣安得莊王立三年而伍舉即秉政也史之不足信如此況他載紀小說尤多附會是在好學深思者自擇之耳

讔語考

劉勰諧讔篇曰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非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辟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

沃弼遺朧戢盜慾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忿。與夫詩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云

蘇從

蘇從、楚大夫也、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

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聖楷按說苑又載諸御己諫楚莊王云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此是楚昭王以後事相去百餘年何得出諸御己口中其僞不待辨也楚檮杌原是僞書故載此事或後人罣識於編入說苑中夫非劉子政初本今不取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

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
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
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
曰婦言謂何優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
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
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

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懸、受、賕、
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
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
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
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西百
戸、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
梁谿漫志、曰、吏、記、載、優、孟、事、入、頗、疑、之、費補之曰、
予嘗游浮光、叔敖、郎、是耙、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
為鎮、子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

饒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
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
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
楚之功既慷慨高歌涕泣數行下投首王王心感
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
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
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卽附始也而所
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
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舍、思、哀、怨。過、於、慟、哭。此、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云、聖楷曰孫叔敖一名蔿艾獵、乃楚周、姓、蔿、賈、之、子、左傳甚明、其封地、予於寢丘考、亦詳辨之、今按漢

延熹碑所載歌詞果勝史記且無衣冠抵掌之事俱近理但云叔敖名饒又似後人妄傳如楚狂接輿名陸通之類也而歐陽公信之不疑何也昔劉原父放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王介甫亦譏其不學豈其然哉

楊太史愼曰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並由倣效俾有還萊又況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貲猶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

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衍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令人爲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眞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此說亦通

白公子張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霸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人甚患之、白公子張、驟諫、王惡其直也、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殤宮殤之宮也執謂把其祿 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籍制服其身御其居處也 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

黼又恐其荒失遐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
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者不亦難
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
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
其人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
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
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
取罪也王病之曰予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仰肯寘

之於邢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毛音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王不能用遂趨而退隨杜門不出七月有乾谿之亂靈王經而死

聲楷曰楚虔弑麇以立三年大會諸侯於申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民也而獻禮焉此莊王之所未遑也乃不務修德凶滛以逞滅陳而縣其國誘殺蔡侯般用隱太子于岡山伐吳伐徐師無寧日既落章華之臺又築乾谿之地是時齊疾在蔡棄怨在下禍機將發故白公子張不得不驟

諫之也然驟諫之不聽則又諫之又諫之不聽則急趨而退杜門不出何其忠且智也且其諫也欲其法武丁以納誨法楨文以令終意迫切而辭不激王即怒而無所加罪若白公子張者可為後世諫纍君之法矣

芋尹文

芋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筲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聖楷曰古命百官徵王關不發虞人令文爲滅三等而斷大夫之旗豈非獸臣之矯矯者乎嘗是楚昭王遷鄀以後事故其大小臣工相與警惕以有爲如此。

莊辛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而忘、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

莊辛對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亾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亾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蝱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

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
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以奮其六翮而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
被劃利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霸、王。繫。已。以。求。繇。而。見。之。也。蔡。霸。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去、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家、國、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

元和姓纂曰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爲號、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舃立於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

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之華會鐘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袖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

何以不若榜棰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叅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聖楷按楚世家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莊辛自趙反楚當在此時二十三年襄王乃

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此復取淮北之地爲辛之策無疑也若夫諷諫引喻之妙于蔡靈侯則曰繫之以朱絲而見之于襄王則曰投已于黽塞之外明易以楚蔡二君等之蜻蛉黃雀不足與有爲也但其譬語婉而善入諧而近理故襄王不覺其傾聽耳聳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其莊辛之謂乎

周章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

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
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
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
養爲巳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
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旣不立、恐後爲怨、乃
立和帝兄淸河孝王子祜、是爲安帝、章以衆心不附、
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
刼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
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

范曄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變。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如令君罷歿以下議卽斗筲必能叨天業則狂夫竪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董允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

黃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
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
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
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
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
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
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
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
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

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
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
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
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
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
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
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
四相一號四英也

費禕別傳曰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楊顒

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令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卒。亮垂泣三日。

特零陵賴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蚤夭。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水經注曰。襄陽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洄。楊顒居

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襄陽耆舊傳曰蔡瑁字德珪性豪自喜少爲魏武所親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墻皆以青石結角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諸蔡最盛永嘉末其家猶富宗族甚強共保于洲上

聖楷按劉表時瑁爲江夏竟陵太守鎭南將軍仕魏封漢陽亭侯是時襄陽諸蔡諸習皆盛族而又多寓公俊傑之士相與往來姻婭隆中之幽邃習池之爽豁綠洄翠峴泛舟褰裳白沙魚梁望衡

梨[illegible]

對宇何得不動人卜居偕隱之想每誦十畆之章

爲之增慨

楚寶卷十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艮較訂

諫諍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畧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

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校稽爽按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所務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虔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本欲自强先懼囂謗故郎中豫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管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於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眾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

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進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爲尊聖以不言爲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凡爲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則可矣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爲勞也皇太子初立洵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於在焉非勤於始將悔於來故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務知禮教令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以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乘精研志以博興開而太子優游采蘩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舊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關者

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案具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救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亾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

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踈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癰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

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爲左遂良執不
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
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
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
瑋曰辨之是罪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新唐書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
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媢
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
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

不慎歟

通鑑考異曰實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洧有輔少王行伊霍之語洧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爲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洧死疑咎於遂良耳

聖楷按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又太宗嘗自評諸臣曰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益然其意尚然諸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竭忠誠親附於朕觀此遂良與周洎三人所謂信友獲上德音不違也豈有相譖以死之事乎溫公不取實錄良是

又按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官賜宴于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或乘酒就帝手中相競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

輩令兒常侍發牀此亦可想其君臣相遇之隆也

卒以性疎而敗惜哉

俞文俊

俞文俊、荆州江陵人、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已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禾麥之異、武后以爲休應、名曰慶山、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生矣、后怒、流于嶺南、後爲六

道使所殺

聖楷曰俞文俊以布衣上書力詆慶山之非可謂有識有膽惜其生不無所考見荊州志亦不載此人特表著之

慶山考

程大昌曰武后改新豐爲慶山縣其說謂時因雷雨踊出一山故取以爲名初不言其詳此卽在位小人共加傳會也攷兩京道里志曰慶山踴出初時六七尺漸漸高至三百尺則是積力爲之自六

七尺曰日景增至三百尺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此為人力所成大不難見聖楷按以災為慶其為讖侈易見惟昔人共戴之符瑞如黃河清之類亦多有不驗者併附記之以俟特識濱桓靈之世河水清至乘句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涌非所嘗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于年號著于邑名形于歌詠紀于史

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納宗衆流。自非延岸風水
激薄沙泥渾污之處。則萬里停瀅。未嘗濁也。而侵
入謂蝟。又有以海清爲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斂錢以賻、介、尚、幼、謝。不。取。擢進士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吏誣民李貴殺人祭鬼、岳守捕之。備極楚掠、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別鞫之、與、介同、守以下獲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改知莫州任丘縣、遼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禁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浸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劃邑西十一村地、瀦漲潦、介築堤扞之。民以爲利。遷通判

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紬配民而重其估。介摺牒下。下其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啟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褻瀆。後宮奇靡之費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

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

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帝旋悟明
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
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
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臣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
曰唐子方而不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
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問
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
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
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違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發德音以勸萬幾又論宮禁干丐恩澤之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宮嬪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且有所裁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選端良敦樸之士使與檢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

擾、罷縣、可、罷、勾、追、以、權、歸、監、司、究國公至、夜開禁門、安、劾、甯、衛王吏以擬、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論、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在、宰、相、請外、以、知荆南勑過門下、知銀臺司何剡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復召爲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

王亦無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尚閤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

類賓難。大。位。帝曰、文學吏事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

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

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勑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勑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背薨年六十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

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
適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
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
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
子淑問義問孫恕

言行錄曰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
其像置之便殿

自警編曰唐質肅公以言事謫潭州倅時有一巨
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

售焉及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與奏復覽也果然又曰王荊公與唐質肅公同爲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

湘山錄曰。唐質肅公一日向政府歷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因、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聖楷曰介貶英州時、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舟幾覆、介獨賦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

忠信令日任風波既而得濟又續之云舟極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答人處變者多矣如此正性定力未易造也嘗歎叁博爲宰相介爲諫官其立朝之奇節易見安石爲學士介爲宰相其爲國之深慮難知卒之安石相而新法行宋自此多事矣杜鵑聲豈非先兆哉以此見介之力諍非得已也

唐介墓考

按介墓在江陵縣龍山今廣西興安縣亦有龍山

乃介先世之丘壠也大室山碑載之甚詳甯能始撰廣西名勝志疑其爲介之墓又引解縉過全州詩云唐介墳前江水聲爲證此亦有理但介生于江陵卒於京邸何由復遠塟興安或興安人慕介之品因以龍山名其先世之墓而後人遂訛指爲介之墓也不可不辨

唐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舉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論以謹家法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于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令部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帝王之學不在章句節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王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

不止淑問曰出宿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遜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眞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聖楷曰滕甫字元發在宋稱賢臣而淑問與孫覺俱言其短亦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吳中復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吳舉之子也、登宋進士及第、初授峨嵋令、邉士淫祠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渾州、御史中丞孫抃初未之識、薦爲監察御史。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劾宰相梁適、仁宗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崇璟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處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辭

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撼搖
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奸臣非盛世所
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
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史知
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知瀛州移河東
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
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
惡流其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
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曰歛散自有斷

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使韓琦琦方
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甯併省郡邑以永康爲縣
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亂竟復之會
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
往視謂爲不實例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荊南未幾
卒中復樂易簡約多周人急士人稱之
聖楷按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
太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
之抃曰聞中復知犍爲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聞

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產紫竹桶擂瘿木簰任於蜀者競採之以為罷民甚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徇人恥爲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而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本傳似太略

鄭獬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整流輩莫敢望初試圜丘象天賦登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顧飭有司擬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稱國恤表稱賀例

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度官猥衆冗溢銓官冗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行此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以參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爲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近臣不時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路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者薦士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於五而遽以浮言

察之可乎願復此料位豪傑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撰上疏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百萬機務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察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

焉則賓詢而求之群臣得而服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其年大水詔求直言用其人之辭而求其事無令徒掛牆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獬上奏曰如欲尚任子莫若先擇賢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伐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役或以策略每歲二月集於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棚名較實中程乃得仕如此則得仕者

必少而所取者材子弟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
有不能文墨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試一人此所
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
終身不得仕又何憾焉臣又以為臣下至病既不欲
去者願祿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宮觀晉臺監權是終
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皆勿奪俾終其身
病耗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閭里待次罷
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畀之以禮引
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于貪贓酷吏一有所犯此

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即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遽有刻薄之吏制此臣所情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論定其可者焉

三年知開封府辦又奏曰陛下聰明好問疑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姦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所行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其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姦譽亦必容姦毀此

臣不敢喜而有懼也伏願陛下高覽遠招姦牽私言使天下知毀譽之未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辦又奏曰日者陛下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皆震動伊鬱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髀而起者以為自天禧以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昔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自堯而後愈為難矣今賢不肖叔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睿能探其肝膽而辨其真偽乎莫若試之凡其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以效羣臣

以為然未也大臣以為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
致然後賞之賞罰明而入白勸雖堯舜不踰於此既
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
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事去矣昔者
秦始皇自倖以為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張韓彭
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以為天下無賢及唐宗
之起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令天下之廣豈乏賢
者惟魏徵士以資後人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安用其
所長在三司安撐錢穀之吏尹京兆安撐通政事之

臣在御史臺擇強毅之臣在侍從臺擇文學通古今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夔禹之賢而不能兼二事況以庸庸之材而欲兼天下之任可乎故令世不爲官擇人而爲人擇官惟履踐之多則爲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令天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召之使論其事而觀其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爲如此

則、人爲爽哉。是歲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槩參政事、三、制、賜。饌。燭。送。歸。舍。人。院。外、廷、鮮、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竊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令、乃、特、用、變、詐、之、臣。務、爲、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畧。哉。諤、擅、興、兵、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下。識者、避之、權發遣開封府民諭興與妻謀殺一婦、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

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湯慶宮。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寄殯僧屋十餘年。滕甫守安州。乃克葬。

陳氏書錄解題曰。皇祐五年。廷試圜丘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圜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二字曰。禮大必簡。丘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獬著有鄖溪集五十卷。

夢溪筆談曰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
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
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
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
日廷試主司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
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
人及第
孫公談圃曰鄭毅夫夢爲詩夢洛池中化爲大龍
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衆既覺猶見其尾

叟牀閒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塟滕元發爲秖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老學菴筆記曰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曰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資氣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家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張嵲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宋徽宗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於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嵲上疏、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令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

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荊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
軼多出此途迷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
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嶸奏比年以來賦
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塡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
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以致
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嶸
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令無元帥一
年矣蜀之利害臣麤知之忠勇之人可擇外侮至于
撫循斯民則非所能空于前寧執中擇其克任川事

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盈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向駐蹕吳會以來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令宰臣選儒臣有敢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堡爲保固之資重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之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嵲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勍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突

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皆習以
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
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令之計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
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令一宰相
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
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空其朋黨之寰成也九
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叛盟上命兩
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嶸所進者播之四方
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收復宿

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兵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
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除轉官指揮
未幾右正言方侯高論嵲爲侍從曰薦引非才以酬
私恩邀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
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嵲作中興復古詩以進
上將召用會卒年五十三子冒時
直齋陳氏曰嵲爲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
皇恐上意引伊尹善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

文以自解嵲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而其具藁倉卒誤以伊尹告太甲爲告湯及周任之言爲孔子自言時秘書省寫傳法寺有書其門曰周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疑諸館職爲之多被逐然嵲亦以答檜三折肱之語謂其貳於已無幾亦罷

聖楷曰張嵲襄陽光化人有巨山集三十卷觀其所上諸疏切中時務頗有可采既而爲秦代筆驟列清華名譽頓減人故患不知足有如是哉

湯璹

湯璹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還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爲侍講、未幾辭還、朝廷從其請、予祠、璹上疏言、熹以正學、爲講官、四方顒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璹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官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璹負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嫉言者中傷、璹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

剝歷其在禮官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
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璹屬辭務持大體不爲
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
復制詞有濤風峻節之語當擇搢得蔣重珍後舉進
士第一

璽楷曰宋史稱湯璹立朝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
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于當時可爲難矣按蔣
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歷官
以刑部侍郎致仕初行都火應詔陳言其畧云昔

周勃令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令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令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于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微小塗大不防于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于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

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交他有變故何所以伏

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

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寵有寵已顧如此其殊何哉

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

之感動

皮龍榮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官三管吏部架閣文字選學諭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更化之名一過改則一善著百過改則百善歟遷秘書郎陞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名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者顧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爲然兼兵部郎中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右侍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

入。對。言忠王之學顧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畀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為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他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謂龍榮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

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慷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文以度宗舊學卒爲似道所擯德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賜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聖楷曰史稱皮龍榮精于春秋南湖丁氏亦謂龍榮負性伉直不諂似道是守經知常也似道忌之將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遭變知權也以予觀之龍榮爲度宗舊官僚度宗既承大統而似道又專國政此不兩立之勢也龍榮惟有引身以退庶幾能免乃復危行危言以自取殺身乎陽處父一於

剛而寡嬴去之知其必及於禍也然而處父為狐夜姑所殺猶曰其君泄其言也龍榮之見容下李而雷應也將誰咎哉犯小人之怒以發其不平之氣而謂其適變知權吾未敢許

楚寶文苑論次

楚自鬻熊發忠敬和嚴之旨而後世始有子書倚相讀墳典丘索之書而歷代始尊史學若夫離騷振南國之風屈宋詞賦爭光日月太極抉先天之秘濂溪理學上接羲文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猗歟盛哉天下文章莫大於楚豈復有憾焉者乎然予不能無深慨者漢唐迄今江漢英靈鮮有貴仕故史家逸其行事野乘因而失載其一二傳聞者又復流離鄉土生卒難稽豈熊子遲暮之氣湘纍忠憤之感楚才晉

用有以開其先乎柳洞庭浩汗沐日浴月九疑二嶽負嶺分天使造物泄而無餘鬼神忌而不惜乎不然霧光一賦妖夢何憑江夏無雙鼎鉉何忝侍中開府何仕非君何慙市之能辱何下將之處折何黃陵詠而湘灃何鹿門去而入越是皆天閼斯不能窮而莫本金石有同悲也噫乎後之君子憤嫉沽沾文人自命先行其言庶幾免夫茲集雖統文苑當採騷流故翰藻久著者錄其本傳姓字稍僻者間附遺篇以至書畫詩僧亦皆收入使夫杜若江離與梗楠齊秀羽

毛齒華共珠璧爭輝是亦詞林之雅致文囿之爍觀也其他曰史曰子曰儒曰辭命曰典故雖同經國大異門庭各以其類區而別之著作之隆斯焉備矣述

文苑第七凡四卷

文苑一

文苑四

狄遵度　鄧忠臣　廖正一
潘大臨　林敏功　高荷
米友仁　易元吉　王質
馮子振　王廷陳　孫宏
吳國倫　袁宏道　袁中道
鍾惺　譚元春

楚寶文苑論次終